

这篇文字,得之偶然。不久前,用于写作的电脑,忽然停止工作,黑色的屏幕上,呈现出来的,只有几行代表故障的英文字。请了专业修理电脑的师傅上门,捣鼓了片刻,告知,是硬盘被烧坏了,似乎怕我不相信,特地取出硬盘,在仪器上演示出烧坏的证据。我有点儿着急,自己偷偷,新近写作的文字,没有备份。我问师傅,在更换硬盘和重装系统之前,能不能设法把原来的文件取出来。师傅看我一眼,冷淡地道,硬盘烧坏,文件自然消失,除非用特殊的专业工具,在固态质的存储中,试一试,能不能找到原有文件,也许仅是部分恢复。我不懂那些专业术语,只得全部拜托师傅,让他把手提电脑带走,尽力帮我恢复储存的文件。

隔日,师傅发给我数百个中文字,说是从固态质的存储中扫描出来,问我这些文字是否有价值,同时还发来一堆乱码似的符号,解释道,那是从底层扫描出来的文字储存。看着数百来字熟悉的语言,我的心中,顿时洋溢开失而复得的愉悦,千恩万谢,央求师傅把那堆乱码也尽力解开,还我成千上万的写作积累。

在等待师傅完工的两天里,我不时去看那些乱码般的符号,所谓的“底层文字”。我觉得好玩,反复推敲出来的汉语文本,到了电脑里面,怎么就变成如此奇怪的符号?顺着这个思路,我想了很久很久。热闹非凡的人工智能,从运行的基础看,还是植根于电脑的语言系统。电脑的运算速度,特别是它具备的海量储存能力,远远超越进化了数百万年的人脑,人类甘拜下风。不过,在基本的语言辨识上,计算机的数据系统,未必比人脑聪明。计算机只能辨析“0”和“1”两个符号,所有的语言图像,唯有转换为“0”和“1”编码的数据格式,才能被机器处理。我面前的那堆乱码似的符号,正反映汉字转化为电脑数据格式的过程。在面对丰富的大千世界时,人脑的适应性、灵

活性,还是明显强于机器。一个孩子,生活在某种语言环境,就可迅速熟悉那里的文化表达。人脑,能够自由接受各种语言的输入,而不必进行格式的转换。人类的语言,大体分解为口语和书面文字。口语与书面文字,表现形态基本一致,是多数拼音文字的特点,属于声音控制书写。口语与书面文字的表现形态存在隔离的,目前的主要代表是汉语,仅仅听声音未必理解语词的含义,需要通过书面文字来辨析。两大形态,各有优劣,长短互补。拼音文字的好处,是易学易用,所以迅速席卷世界,淘汰了某些地区古代的象形文字。汉语却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阵地,至今充满活力,仔细想想,是得益于它与广袤的神州切合的长处,在中华浩瀚的地域,各地口语差别巨大,如果采用拼音文字,很难互联互通,祖先明智地走了另一条路,书面文字一致,促进

了文化的交流和统一。因此,五千年文明绵延,汉语居功甚伟。在维特根斯坦看来,一切思想的表达,都要付诸语言。换句话说,所有的思辨,本来是用语言进行的,语言的差异,也多少决定着文化的差异。即使同为拼音系统,欧洲大陆上的两大民族语言,法语被公认为奔放浪漫,其孕育了众多诗意文化,成为法国文化的重要特点,而德语的严谨,则是逻辑思考的强大工具,也是德国哲学大师层出不穷的原因。计算机诞生后,曾有人预言,鉴于计算机的语言系统,是基于拼音文字所设计,因此,庞大而烦琐的汉语体系,因为难以在计算机上应用,而面临被终结的命运。现在看来,那是狭隘的偏见了,也是文化认识的盲目。仔细想想,计算机的“0”和“1”的语言框架,非常接近于八卦文字的“长”和“短”的结构。机器并无偏见,它把所有的语言和图像,统统转化为自己的数据格式。其实,凡是延续发展了数千年的文化,必有自己的优秀之处。格致交流,繁荣共存,才是明智。

今夏,我们三口之家策划了一场邮轮旅行,巨型邮轮从上海吴淞码头出发,开往长崎。上船前,先生说,也许会晕船,要不要准备点晕船药?我信誓旦旦地说,这么大的船,怎么可能会晕呢?这分明就是一块漂浮的大陆,根本不会有什么感觉。

第一天入夜后,便有风雨袭来,巨轮随着风浪摇晃起来,使人有轻微晕眩感,衣柜里的衣架也开始互相打架,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,吵得人无法入睡。也许是因为风浪,也许是因为晕眩,我们三人都睡不着,干脆到甲板上观海。没想到,漆黑的海面,竟翻腾起绚丽的荧光海浪,一会儿是绿色,一会儿是紫色,一会儿又泛着幽幽的蓝色,有一种外星系般不可思议的美。孩子指着那些七彩斑斓的光问,妈妈,那个是什么?我也不知道,我回答。去拿相机拍下来吧,孩子又说。大概率是邮轮的射灯,我说。先生也附和道,嗯,看着是像射灯。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,大抵是害怕孩子失望,但他并没有反驳我们的观点。又看了一会儿,被海风吹得有点头疼,于是我就进屋休息了。丈夫和孩子还在甲板上看着发光的海浪。大概过了十分钟,风雨猛烈起来,他们就回来了。

那一夜,我们是在狂风骤雨的晃动中睡着的。第二天,雨停了一会儿,我们又到甲板上观海,海水居然呈现反常的粉红色。我们都感到困惑,孩子甚至担心那是某种污染物。于是,我上网查询“粉色海水”,原来是赤潮,是一种由浮游植物或生物的高度聚集引发的水体变色。这时先生忽然觉得昨夜的荧光海浪并非射灯,可能是某种发光的藻类。他询问了一名服务人员,对方明确地告诉我们,邮轮并没有安装任何照亮海岸的炫光射灯。

先生打开房间内的电视,卫星频道会显示轮船的方位,他判断昨夜我们经过的是舟山群岛海域。我忽然想到,那里有著名的“蓝眼泪”,正是一种奇异的蓝光海藻。我们不约而同想起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中的那种海浪,开始后悔没有拍下那个奇景,但我们没有说破,只是互相安慰:返程时,没准还能看到。但我们心底隐隐知道,那是仅此一次的奇迹。

返程的时候,我们等到凌晨,终于经过了第一夜那片发光的大海,我们痴痴看着海面,但什么也没有发生。病后初愈,仿佛经历了漫长的冬眠,亟待春风的唤醒。那日,女儿放学回来,一进门就大声叫喊着:“妈妈,快来看呀!”“这是干什么?”我从女儿手中接过三个沉甸甸的圆柱形物体,女儿兴奋地告诉我:“妈妈,这是蘑菇种植包,浇浇水就能长蘑菇了!”

它们通体糙米色,包着透明的塑料膜。筷子般长度,小碗大的直径,中间是一个大拇指粗的圆洞,直通底部,洞口塞着一小块海绵。触感硬实而粗糙,表面布满了麦粒般的微小凸起。我不禁疑惑,真能长出蘑菇?女儿指着那些凸起说:“妈妈,这是菌种,是蘑菇的种子。”先生拿起水果刀,在蘑菇包上轻轻挑开一个小口,像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生机的大门。我们把蘑菇包放入玻璃花盆,用湿毛巾轻轻包裹住开口,仿佛为它们披上了一层温暖的纱衣。

第二天起来

复得的愉悦,千恩万谢,央求师傅把那堆乱码也尽力解开,还我成千上万的写作积累。

在等待师傅完工的两天里,我不时去看那些乱码般的符号,所谓的“底层文字”。我觉得好玩,反复推敲出来的汉语文本,到了电脑里面,怎么就变成如此奇怪的符号?顺着这个思路,我想了很久很久。热闹非凡的人工智能,从运行的基础看,还是植根于电脑的语言系统。电脑的运算速度,特别是它具备的海量储存能力,远远超越进化了数百万年的人脑,人类甘拜下风。不过,在基本的语言辨识上,计算机的数据系统,未必比人脑聪明。计算机只能辨析“0”和“1”两个符号,所有的语言图像,唯有转换为“0”和“1”编码的数据格式,才能被机器处理。我面前的那堆乱码似的符号,正反映汉字转化为电脑数据格式的过程。在面对丰富的大千世界时,人脑的适应性、灵

活性,还是明显强于机器。一个孩子,生活在某种语言环境,就可迅速熟悉那里的文化表达。人脑,能够自由接受各种语言的输入,而不必进行格式的转换。人类的语言,大体分解为口语和书面文字。口语与书面文字,表现形态基本一致,是多数拼音文字的特点,属于声音控制书写。口语与书面文字的表现形态存在隔离的,目前的主要代表是汉语,仅仅听声音未必理解语词的含义,需要通过书面文字来辨析。两大形态,各有优劣,长短互补。拼音文字的好处,是易学易用,所以迅速席卷世界,淘汰了某些地区古代的象形文字。汉语却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阵地,至今充满活力,仔细想想,是得益于它与广袤的神州切合的长处,在中华浩瀚的地域,各地口语差别巨大,如果采用拼音文字,很难互联互通,祖先明智地走了另一条路,书面文字一致,促进

了文化的交流和统一。因此,五千年文明绵延,汉语居功甚伟。在维特根斯坦看来,一切思想的表达,都要付诸语言。换句话说,所有的思辨,本来是用语言进行的,语言的差异,也多少决定着文化的差异。即使同为拼音系统,欧洲大陆上的两大民族语言,法语被公认为奔放浪漫,其孕育了众多诗意文化,成为法国文化的重要特点,而德语的严谨,则是逻辑思考的强大工具,也是德国哲学大师层出不穷的原因。计算机诞生后,曾有人预言,鉴于计算机的语言系统,是基于拼音文字所设计,因此,庞大而烦琐的汉语体系,因为难以在计算机上应用,而面临被终结的命运。现在看来,那是狭隘的偏见了,也是文化认识的盲目。仔细想想,计算机的“0”和“1”的语言框架,非常接近于八卦文字的“长”和“短”的结构。机器并无偏见,它把所有的语言和图像,统统转化为自己的数据格式。其实,凡是延续发展了数千年的文化,必有自己的优秀之处。格致交流,繁荣共存,才是明智。

今夏,我们三口之家策划了一场邮轮旅行,巨型邮轮从上海吴淞码头出发,开往长崎。上船前,先生说,也许会晕船,要不要准备点晕船药?我信誓旦旦地说,这么大的船,怎么可能会晕呢?这分明就是一块漂浮的大陆,根本不会有什么感觉。

第一天入夜后,便有风雨袭来,巨轮随着风浪摇晃起来,使人有轻微晕眩感,衣柜里的衣架也开始互相打架,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,吵得人无法入睡。也许是因为风浪,也许是因为晕眩,我们三人都睡不着,干脆到甲板上观海。没想到,漆黑的海面,竟翻腾起绚丽的荧光海浪,一会儿是绿色,一会儿是紫色,一会儿又泛着幽幽的蓝色,有一种外星系般不可思议的美。孩子指着那些七彩斑斓的光问,妈妈,那个是什么?我也不知道,我回答。去拿相机拍下来吧,孩子又说。大概率是邮轮的射灯,我说。先生也附和道,嗯,看着是像射灯。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,大抵是害怕孩子失望,但他并没有反驳我们的观点。又看了一会儿,被海风吹得有点头疼,于是我就进屋休息了。丈夫和孩子还在甲板上看着发光的海浪。大概过了十分钟,风雨猛烈起来,他们就回来了。

那一夜,我们是在狂风骤雨的晃动中睡着的。第二天,雨停了一会儿,我们又到甲板上观海,海水居然呈现反常的粉红色。我们都感到困惑,孩子甚至担心那是某种污染物。于是,我上网查询“粉色海水”,原来是赤潮,是一种由浮游植物或生物的高度聚集引发的水体变色。这时先生忽然觉得昨夜的荧光海浪并非射灯,可能是某种发光的藻类。他询问了一名服务人员,对方明确地告诉我们,邮轮并没有安装任何照亮海岸的炫光射灯。

先生打开房间内的电视,卫星频道会显示轮船的方位,他判断昨夜我们经过的是舟山群岛海域。我忽然想到,那里有著名的“蓝眼泪”,正是一种奇异的蓝光海藻。我们不约而同想起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中的那种海浪,开始后悔没有拍下那个奇景,但我们没有说破,只是互相安慰:返程时,没准还能看到。但我们心底隐隐知道,那是仅此一次的奇迹。

返程的时候,我们等到凌晨,终于经过了第一夜那片发光的大海,我们痴痴看着海面,但什么也没有发生。病后初愈,仿佛经历了漫长的冬眠,亟待春风的唤醒。那日,女儿放学回来,一进门就大声叫喊着:“妈妈,快来看呀!”“这是干什么?”我从女儿手中接过三个沉甸甸的圆柱形物体,女儿兴奋地告诉我:“妈妈,这是蘑菇种植包,浇浇水就能长蘑菇了!”

它们通体糙米色,包着透明的塑料膜。筷子般长度,小碗大的直径,中间是一个大拇指粗的圆洞,直通底部,洞口塞着一小块海绵。触感硬实而粗糙,表面布满了麦粒般的微小凸起。我不禁疑惑,真能长出蘑菇?女儿指着那些凸起说:“妈妈,这是菌种,是蘑菇的种子。”先生拿起水果刀,在蘑菇包上轻轻挑开一个小口,像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生机的大门。我们把蘑菇包放入玻璃花盆,用湿毛巾轻轻包裹住开口,仿佛为它们披上了一层温暖的纱衣。

第二天起来

富的李婶以为老大长期服侍躺在床上的老母亲不耐烦了,久病床前无孝子。闺女大祸啦!李婶忙奔向村西头,向老二报告此事。老二火冒三丈,他曾听说老娘病重,不想连累儿子……老二抄起铁锹欲与老大拼命。当他冲到老大家时,见老大正喂母亲吃早饭时,一下子傻了:“没有这样的事……”如今是网络时代,信息满天飞,我们要保持理智,千万别把误解当误解。

活性的交流,促进

了文化的交流和统一。因此,五千年文明绵延,汉语居功甚伟。在维特根斯坦看来,一切思想的表达,都要付诸语言。换句话说,所有的思辨,本来是用语言进行的,语言的差异,也多少决定着文化的差异。即使同为拼音系统,欧洲大陆上的两大民族语言,法语被公认为奔放浪漫,其孕育了众多诗意文化,成为法国文化的重要特点,而德语的严谨,则是逻辑思考的强大工具,也是德国哲学大师层出不穷的原因。计算机诞生后,曾有人预言,鉴于计算机的语言系统,是基于拼音文字所设计,因此,庞大而烦琐的汉语体系,因为难以在计算机上应用,而面临被终结的命运。现在看来,那是狭隘的偏见了,也是文化认识的盲目。仔细想想,计算机的“0”和“1”的语言框架,非常接近于八卦文字的“长”和“短”的结构。机器并无偏见,它把所有的语言和图像,统统转化为自己的数据格式。其实,凡是延续发展了数千年的文化,必有自己的优秀之处。格致交流,繁荣共存,才是明智。

今夏,我们三口之家策划了一场邮轮旅行,巨型邮轮从上海吴淞码头出发,开往长崎。上船前,先生说,也许会晕船,要不要准备点晕船药?我信誓旦旦地说,这么大的船,怎么可能会晕呢?这分明就是一块漂浮的大陆,根本不会有什么感觉。

第一天入夜后,便有风雨袭来,巨轮随着风浪摇晃起来,使人有轻微晕眩感,衣柜里的衣架也开始互相打架,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,吵得人无法入睡。也许是因为风浪,也许是因为晕眩,我们三人都睡不着,干脆到甲板上观海。没想到,漆黑的海面,竟翻腾起绚丽的荧光海浪,一会儿是绿色,一会儿是紫色,一会儿又泛着幽幽的蓝色,有一种外星系般不可思议的美。孩子指着那些七彩斑斓的光问,妈妈,那个是什么?我也不知道,我回答。去拿相机拍下来吧,孩子又说。大概率是邮轮的射灯,我说。先生也附和道,嗯,看着是像射灯。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,大抵是害怕孩子失望,但他并没有反驳我们的观点。又看了一会儿,被海风吹得有点头疼,于是我就进屋休息了。丈夫和孩子还在甲板上看着发光的海浪。大概过了十分钟,风雨猛烈起来,他们就回来了。

那一夜,我们是在狂风骤雨的晃动中睡着的。第二天,雨停了一会儿,我们又到甲板上观海,海水居然呈现反常的粉红色。我们都感到困惑,孩子甚至担心那是某种污染物。于是,我上网查询“粉色海水”,原来是赤潮,是一种由浮游植物或生物的高度聚集引发的水体变色。这时先生忽然觉得昨夜的荧光海浪并非射灯,可能是某种发光的藻类。他询问了一名服务人员,对方明确地告诉我们,邮轮并没有安装任何照亮海岸的炫光射灯。

先生打开房间内的电视,卫星频道会显示轮船的方位,他判断昨夜我们经过的是舟山群岛海域。我忽然想到,那里有著名的“蓝眼泪”,正是一种奇异的蓝光海藻。我们不约而同想起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中的那种海浪,开始后悔没有拍下那个奇景,但我们没有说破,只是互相安慰:返程时,没准还能看到。但我们心底隐隐知道,那是仅此一次的奇迹。

返程的时候,我们等到凌晨,终于经过了第一夜那片发光的大海,我们痴痴看着海面,但什么也没有发生。病后初愈,仿佛经历了漫长的冬眠,亟待春风的唤醒。那日,女儿放学回来,一进门就大声叫喊着:“妈妈,快来看呀!”“这是干什么?”我从女儿手中接过三个沉甸甸的圆柱形物体,女儿兴奋地告诉我:“妈妈,这是蘑菇种植包,浇浇水就能长蘑菇了!”

它们通体糙米色,包着透明的塑料膜。筷子般长度,小碗大的直径,中间是一个大拇指粗的圆洞,直通底部,洞口塞着一小块海绵。触感硬实而粗糙,表面布满了麦粒般的微小凸起。我不禁疑惑,真能长出蘑菇?女儿指着那些凸起说:“妈妈,这是菌种,是蘑菇的种子。”先生拿起水果刀,在蘑菇包上轻轻挑开一个小口,像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生机的大门。我们把蘑菇包放入玻璃花盆,用湿毛巾轻轻包裹住开口,仿佛为它们披上了一层温暖的纱衣。

第二天起来

富的李婶以为老大长期服侍躺在床上的老母亲不耐烦了,久病床前无孝子。闺女大祸啦!李婶忙奔向村西头,向老二报告此事。老二火冒三丈,他曾听说老娘病重,不想连累儿子……老二抄起铁锹欲与老大拼命。当他冲到老大家时,见老大正喂母亲吃早饭时,一下子傻了:“没有这样的事……”如今是网络时代,信息满天飞,我们要保持理智,千万别把误解当误解。

第二天起来

富的李婶以为老大长期服侍躺在床上的老母亲不耐烦了,久病床前无孝子。闺女大祸啦!李婶忙奔向村西头,向老二报告此事。老二火冒三丈,他曾听说老娘病重,不想连累儿子……老二抄起铁锹欲与老大拼命。当他冲到老大家时,见老大正喂母亲吃早饭时,一下子傻了:“没有这样的事……”如今是网络时代,信息满天飞,我们要保持理智,千万别把误解当误解。

活性的交流,促进

了文化的交流和统一。因此,五千年文明绵延,汉语居功甚伟。在维特根斯坦看来,一切思想的表达,都要付诸语言。换句话说,所有的思辨,本来是用语言进行的,语言的差异,也多少决定着文化的差异。即使同为拼音系统,欧洲大陆上的两大民族语言,法语被公认为奔放浪漫,其孕育了众多诗意文化,成为法国文化的重要特点,而德语的严谨,则是逻辑思考的强大工具,也是德国哲学大师层出不穷的原因。计算机诞生后,曾有人预言,鉴于计算机的语言系统,是基于拼音文字所设计,因此,庞大而烦琐的汉语体系,因为难以在计算机上应用,而面临被终结的命运。现在看来,那是狭隘的偏见了,也是文化认识的盲目。仔细想想,计算机的“0”和“1”的语言框架,非常接近于八卦文字的“长”和“短”的结构。机器并无偏见,它把所有的语言和图像,统统转化为自己的数据格式。其实,凡是延续发展了数千年的文化,必有自己的优秀之处。格致交流,繁荣共存,才是明智。

今夏,我们三口之家策划了一场邮轮旅行,巨型邮轮从上海吴淞码头出发,开往长崎。上船前,先生说,也许会晕船,要不要准备点晕船药?我信誓旦旦地说,这么大的船,怎么可能会晕呢?这分明就是一块漂浮的大陆,根本不会有什么感觉。

第一天入夜后,便有风雨袭来,巨轮随着风浪摇晃起来,使人有轻微晕眩感,衣柜里的衣架也开始互相打架,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,吵得人无法入睡。也许是因为风浪,也许是因为晕眩,我们三人都睡不着,干脆到甲板上观海。没想到,漆黑的海面,竟翻腾起绚丽的荧光海浪,一会儿是绿色,一会儿是紫色,一会儿又泛着幽幽的蓝色,有一种外星系般不可思议的美。孩子指着那些七彩斑斓的光问,妈妈,那个是什么?我也不知道,我回答。去拿相机拍下来吧,孩子又说。大概率是邮轮的射灯,我说。先生也附和道,嗯,看着是像射灯。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,大抵是害怕孩子失望,但他并没有反驳我们的观点。又看了一会儿,被海风吹得有点头疼,于是我就进屋休息了。丈夫和孩子还在甲板上看着发光的海浪。大概过了十分钟,风雨猛烈起来,他们就回来了。

那一夜,我们是在狂风骤雨的晃动中睡着的。第二天,雨停了一会儿,我们又到甲板上观海,海水居然呈现反常的粉红色。我们都感到困惑,孩子甚至担心那是某种污染物。于是,我上网查询“粉色海水”,原来是赤潮,是一种由浮游植物或生物的高度聚集引发的水体变色。这时先生忽然觉得昨夜的荧光海浪并非射灯,可能是某种发光的藻类。他询问了一名服务人员,对方明确地告诉我们,邮轮并没有安装任何照亮海岸的炫光射灯。

先生打开房间内的电视,卫星频道会显示轮船的方位,他判断昨夜我们经过的是舟山群岛海域。我忽然想到,那里有著名的“蓝眼泪”,正是一种奇异的蓝光海藻。我们不约而同想起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中的那种海浪,开始后悔没有拍下那个奇景,但我们没有说破,只是互相安慰:返程时,没准还能看到。但我们心底隐隐知道,那是仅此一次的奇迹。

返程的时候,我们等到凌晨,终于经过了第一夜那片发光的大海,我们痴痴看着海面,但什么也没有发生。病后初愈,仿佛经历了漫长的冬眠,亟待春风的唤醒。那日,女儿放学回来,一进门就大声叫喊着:“妈妈,快来看呀!”“这是干什么?”我从女儿手中接过三个沉甸甸的圆柱形物体,女儿兴奋地告诉我:“妈妈,这是蘑菇种植包,浇浇水就能长蘑菇了!”

它们通体糙米色,包着透明的塑料膜。筷子般长度,小碗大的直径,中间是一个大拇指粗的圆洞,直通底部,洞口塞着一小块海绵。触感硬实而粗糙,表面布满了麦粒般的微小凸起。我不禁疑惑,真能长出蘑菇?女儿指着那些凸起说:“妈妈,这是菌种,是蘑菇的种子。”先生拿起水果刀,在蘑菇包上轻轻挑开一个小口,像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生机的大门。我们把蘑菇包放入玻璃花盆,用湿毛巾轻轻包裹住开口,仿佛为它们披上了一层温暖的纱衣。

第二天起来

富的李婶以为老大长期服侍躺在床上的老母亲不耐烦了,久病床前无孝子。闺女大祸啦!李婶忙奔向村西头,向老二报告此事。老二火冒三丈,他曾听说老娘病重,不想连累儿子……老二抄起铁锹欲与老大拼命。当他冲到老大家时,见老大正喂母亲吃早饭时,一下子傻了:“没有这样的事……”如今是网络时代,信息满天飞,我们要保持理智,千万别把误解当误解。

第二天起来

富的李婶以为老大长期服侍躺在床上的老母亲不耐烦了,久病床前无孝子。闺女大祸啦!李婶忙奔向村西头,向老二报告此事。老二火冒三丈,他曾听说老娘病重,不想连累儿子……老二抄起铁锹欲与老大拼命。当他冲到老大家时,见老大正喂母亲吃早饭时,一下子傻了:“没有这样的事……”如今是网络时代,信息满天飞,我们要保持理智,千万别把误解当误解。

活性的交流,促进

了文化的交流和统一。因此,五千年文明绵延,汉语居功甚伟。在维特根斯坦看来,一切思想的表达,都要付诸语言。换句话说,所有的思辨,本来是用语言进行的,语言的差异,也多少决定着文化的差异。即使同为拼音系统,欧洲大陆上的两大民族语言,法语被公认为奔放浪漫,其孕育了众多诗意文化,成为法国文化的重要特点,而德语的严谨,则是逻辑思考的强大工具,也是德国哲学大师层出不穷的原因。计算机诞生后,曾有人预言,鉴于计算机的语言系统,是基于拼音文字所设计,因此,庞大而烦琐的汉语体系,因为难以在计算机上应用,而面临被终结的命运。现在看来,那是狭隘的偏见了,也是文化认识的盲目。仔细想想,计算机的“0”和“1”的语言框架,非常接近于八卦文字的“长”和“短”的结构。机器并无偏见,它把所有的语言和图像,统统转化为自己的数据格式。其实,凡是延续发展了数千年的文化,必有自己的优秀之处。格致交流,繁荣共存,才是明智。

今夏,我们三口之家策划了一场邮轮旅行,巨型邮轮从上海吴淞码头出发,开往长崎。上船前,先生说,也许会晕船,要不要准备点晕船药?我信誓旦旦地说,这么大的船,怎么可能会晕呢?这分明就是一块漂浮的大陆,根本不会有什么感觉。

第一天入夜后,便有风雨袭来,巨轮随着风浪摇晃起来,使人有轻微晕眩感,衣柜里的衣架也开始互相打架,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,吵得人无法入睡。也许是因为风浪,也许是因为晕眩,我们三人都睡不着,干脆到甲板上观海。没想到,漆黑的海面,竟翻腾起绚丽的荧光海浪,一会儿是绿色,一会儿是紫色,一会儿又泛着幽幽的蓝色,有一种外星系般不可思议的美。孩子指着那些七彩斑斓的光问,妈妈,那个是什么?我也不知道,我回答。去拿相机拍下来吧,孩子又说。大概率是邮轮的射灯,我说。先生也附和道,嗯,看着是像射灯。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,大抵是害怕孩子失望,但他并没有反驳我们的观点。又看了一会儿,被海风吹得有点头疼,于是我就进屋休息了。丈夫和孩子还在甲板上看着发光的海浪。大概过了十分钟,风雨猛烈起来,他们就回来了。

那一夜,我们是在狂风骤雨的晃动中睡着的。第二天,雨停了一会儿,我们又到甲板上观海,海水居然呈现反常的粉红色。我们都感到困惑,孩子甚至担心那是某种污染物。于是,我上网查询“粉色海水”,原来是赤潮,是一种由浮游植物或生物的高度聚集引发的水体变色。这时先生忽然觉得昨夜的荧光海浪并非射灯,可能是某种发光的藻类。他询问了一名服务人员,对方明确地告诉我们,邮轮并没有安装任何照亮海岸的炫光射灯。

先生打开房间内的电视,卫星频道会显示轮船的方位,他判断昨夜我们经过的是舟山群岛海域。我忽然想到,那里有著名的“蓝眼泪”,正是一种奇异的蓝光海藻。我们不约而同想起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中的那种海浪,开始后悔没有拍下那个奇景,但我们没有说破,只是互相安慰:返程时,没准还能看到。但我们心底隐隐知道,那是仅此一次的奇迹。

返程的时候,我们等到凌晨,终于经过了第一夜那片发光的大海,我们痴痴看着海面,但什么也没有发生。病后初愈,仿佛经历了漫长的冬眠,亟待春风的唤醒。那日,女儿放学回来,一进门就大声叫喊着:“妈妈,快来看呀!”“这是干什么?”我从女儿手中接过三个沉甸甸的圆柱形物体,女儿兴奋地告诉我:“妈妈,这是蘑菇种植包,浇浇水就能长蘑菇了!”

它们通体糙米色,包着透明的塑料膜。筷子般长度,小碗大的直径,中间是一个大拇指粗的圆洞,直通底部,洞口塞着一小块海绵。触感硬实而粗糙,表面布满了麦粒般的微小凸起。我不禁疑惑,真能长出蘑菇?女儿指着那些凸起说:“妈妈,这是菌种,是蘑菇的种子。”先生拿起水果刀,在蘑菇包上轻轻挑开一个小口,像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生机的大门。我们把蘑菇包放入玻璃花盆,用湿毛巾轻轻包裹住开口,仿佛为它们披上了一层温暖的纱衣。

第二天起来

富的李婶以为老大长期服侍躺在床上的老母亲不耐烦了,久病床前无孝子。闺女大祸啦!李婶忙奔向村西头,向老二报告此事。老二火冒三丈,他曾听说老娘病重,不想连累儿子……老二抄起铁锹欲与老大拼命。当他冲到老大家时,见老大正喂母亲吃早饭时,一下子傻了:“没有这样的事……”如今是网络时代,信息满天飞,我们要保持理智,千万别把误解当误解。

第二天起来

富的李婶以为老大长期服侍躺在床上的老母亲不耐烦了,久病床前无孝子。闺女大祸啦!李婶忙奔向村西头,向老二报告此事。老二火冒三丈,他曾听说老娘病重,不想连累儿子……老二抄起铁锹欲与老大拼命。当他冲到老大家时,见老大正喂母亲吃早饭时,一下子傻了:“没有这样的事……”如今是网络时代,信息满天飞,我们要保持理智,千万别把误解当误解。

活性的交流,促进

了文化的交流和统一。因此,五千年文明绵延,汉语居功甚伟。在维特根斯坦看来,一切思想的表达,都要付诸语言。换句话说,所有的思辨,本来是用语言进行的,语言的差异,也多少决定着文化的差异。即使同为拼音系统,欧洲大陆上的两大民族语言,法语被公认为奔放浪漫,其孕育了众多诗意文化,成为法国文化的重要特点,而德语的严谨,则是逻辑思考的强大工具,也是德国哲学大师层出不穷的原因。计算机诞生后,曾有人预言,鉴于计算机的语言系统,是基于拼音文字所设计,因此,庞大而烦琐的汉语体系,因为难以在计算机上应用,而面临被终结的命运。现在看来,那是狭隘的偏见了,也是文化认识的盲目。仔细想想,计算机的“0”和“1”的语言框架,非常接近于八卦文字的“长”和“短”的结构。机器并无偏见,它把所有的语言和图像,统统转化为自己的数据格式。其实,凡是延续发展了数千年的文化,必有自己的优秀之处。格致交流,繁荣共存,才是明智。

今夏,我们三口之家策划了一场邮轮旅行,巨型邮轮从上海吴淞码头出发,开往长崎。上船前,先生说,也许会晕船,要不要准备点晕船药?我信誓旦旦地说,这么大的船,怎么可能会晕呢?这分明就是一块漂浮的大陆,根本不会有什么感觉。

第一天入夜后,便有风雨袭来,巨轮随着风浪摇晃起来,使人有轻微晕眩感,衣柜里的衣架也开始互相打架,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,吵得人无法入睡。也许是因为风浪,也许是因为晕眩,我们三人都睡不着,干脆到甲板上观海。没想到,漆黑的海面,竟翻腾起绚丽的荧光海浪,一会儿是绿色,一会儿是紫色,一会儿又泛着幽幽的蓝色,有一种外星系般不可思议的美。孩子指着那些七彩斑斓的光问,妈妈,那个是什么?我也不知道,我回答。去拿相机拍下来吧,孩子又说。大概率是邮轮的射灯,我说。先生也附和道,嗯,看着是像射灯。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,大抵是害怕孩子失望,但他并没有反驳我们的观点。又看了一会儿,被海风吹得有点头疼,于是我就进屋休息了。丈夫和孩子还在甲板上看着发光的海浪。大概过了十分钟,风雨猛烈起来,他们就回来了。

那一夜,我们是在狂风骤雨的晃动中睡着的。第二天,雨停了一会儿,我们又到甲板上观海,海水居然呈现反常的粉红色。我们都感到困惑,孩子甚至担心那是某种污染物。于是,我上网查询“粉色海水”,原来是赤潮,是一种由浮游植物或生物的高度聚集引发的水体变色。这时先生忽然觉得昨夜的荧光海浪并非射灯,可能是某种发光的藻类。他询问了一名服务人员,对方明确地告诉我们,邮轮并没有安装任何照亮海岸的炫光射灯。

先生打开房间内的电视,卫星频道会显示轮船的方位,他判断昨夜我们经过的是舟山群岛海域。我忽然想到,那里有著名的“蓝眼泪”,正是一种奇异的蓝光海藻。我们不约而同想起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中的那种海浪,开始后悔没有拍下那个奇景,但我们没有说破,只是互相安慰:返程时,没准还能看到。但我们心底隐隐知道,那是仅此一次的奇迹。

返程的时候,我们等到凌晨,终于经过了第一夜那片发光的大海,我们痴痴看着海面,但什么也没有发生。病后初愈,仿佛经历了漫长的冬眠,亟待春风的唤醒。那日,女儿放学回来,一进门就大声叫喊着:“妈妈,快来看呀!”“这是干什么?”我从女儿手中接过三个沉甸甸的圆柱形物体,女儿兴奋地告诉我:“妈妈,这是蘑菇种植包,浇浇水就能长蘑菇了!”

它们通体糙米色,包着透明的塑料膜。筷子般长度,小碗大的直径,中间是一个大拇指粗的圆洞,直通底部,洞口塞着一小块海绵。触感硬实而粗糙,表面布满了麦粒般的微小凸起。我不禁疑惑,真能长出蘑菇?女儿指着那些凸起说:“妈妈,这是菌种,是蘑菇的种子。”先生拿起水果刀,在蘑菇包上轻轻挑开一个小口,像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生机的大门。我们把蘑菇包放入玻璃花盆,用湿毛巾轻轻包裹住开口,仿佛为它们披上了一层温暖的纱衣。

第二天起来

富的李婶以为老大长期服侍躺在床上的老母亲不耐烦了,久病床前无孝子。闺女大祸啦!李婶忙奔向村西头,向老二报告此事。老二火冒三丈,他曾听说老娘病重,不想连累儿子……老二抄起铁锹欲与老大拼命。当他冲到老大家时,见老大正喂母亲吃早饭时,一下子傻了:“没有这样的事……”如今是网络时代,信息满天飞,我们要保持理智,千万别把误解当误解。

第二天起来

富的李婶以为老大长期服侍躺在床上的老母亲不耐烦了,久病床前无孝子。闺女大祸啦!李婶忙奔向村西头,向老二报告此事。老二火冒三丈,他曾听说老娘病重,不想连累儿子……老二抄起铁锹欲与老大拼命。当他冲到老大家时,见老大正喂母亲吃早饭时,一下子傻了:“没有这样的事……”如今是网络时代,信息满天飞,我们要保持理智,千万别把误解当误解。

活性的交流,促进

了文化的交流和统一。因此,五千年文明绵延,汉语居功甚伟。在维特根斯坦看来,一切思想的表达,都要付诸语言。换句话说,所有的思辨,本来是用语言进行的,语言的差异,也多少决定着文化的差异。即使同为拼音系统,欧洲大陆上的两大民族语言,法语被公认为奔放浪漫,其孕育了众多诗意文化,成为法国文化的重要特点,而德语的严谨,则是逻辑思考的强大工具,也是德国哲学大师层出不穷的原因。计算机诞生后,曾有人预言,鉴于计算机的语言系统,是基于拼音文字所设计,因此,庞大而烦琐的汉语体系,因为难以在计算机上应用,而面临被终结的命运。现在看来,那是狭隘的偏见了,也是文化认识的盲目。仔细想想,计算机的“0”和“1”的语言框架,非常接近于八卦文字的“长”和“短”的结构。机器并无偏见,它把所有的语言和图像,统统转化为自己的数据格式。其实,凡是延续发展了数千年的文化,必有自己的优秀之处。格致交流,繁荣共存,才是明智。

今夏,我们三口之家策划了一场邮轮旅行,巨型邮轮从上海吴淞码头出发,开往长崎。上船前,先生说,也许会晕船,要不要准备点晕船药?我信誓旦旦地说,这么大的船,怎么可能会晕呢?这分明就是一块漂浮的大陆,根本不会有什么感觉。

第一天入夜后,便有风雨袭来,巨轮随着风浪摇晃起来,使人有轻微晕眩感,衣柜里的衣架也开始互相打架,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,吵得人无法入睡。也许是因为风浪,也许是因为晕眩,我们三人都睡不着,干脆到甲板上观海。没想到,漆黑的海面,竟翻腾起绚丽的荧光海浪,一会儿是绿色,一会儿是紫色,一会儿又泛着幽幽的蓝色,有一种外星系般不可思议的美。孩子指着那些七彩斑斓的光问,妈妈,那个是什么?我也不知道,我回答。去拿相机拍下来吧,孩子又说。大概率是邮轮的射灯,我说。先生也附和道,嗯,看着是像射灯。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,大抵是害怕孩子失望,但他并没有反驳我们的观点。又看了一会儿,被海风吹得有点头疼,于是我就进屋休息了。丈夫和孩子还在甲板上看着发光的海浪。大概过了十分钟,风雨猛烈起来,他们就回来了。

那一夜,我们是在狂风骤雨的晃动中睡着的。第二天,雨停了一会儿,我们又到甲板上观海,海水居然呈现反常的粉红色。我们都感到困惑,孩子甚至担心那是某种污染物。于是,我上网查询“粉色海水”,原来是赤潮,是一种由浮游植物或生物的高度聚集引发的水体变色。这时先生忽然觉得昨夜的荧光海浪并非射灯,可能是某种发光的藻类。他询问了一名服务人员,对方明确地告诉我们,邮轮并没有安装任何照亮海岸的炫光射灯。

先生打开房间内的电视,卫星频道会显示轮船的方位,他判断昨夜我们经过的是舟山群岛海域。我忽然想到,那里有著名的“蓝眼泪”,正是一种奇异的蓝光海藻。我们不约而同想起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中的那种海浪,开始后悔没有拍下那个奇景,但我们没有说破,只是互相安慰:返程时,没准还能看到。但我们心底隐隐知道,那是仅此一次的奇迹。

返程的时候,我们等到凌晨,终于经过了第一夜那片发光的大海,我们痴痴看着海面,但什么也没有发生。病后初愈,仿佛经历了漫长的冬眠,亟待春风的唤醒。那日,女儿放学回来,一进门就大声叫喊着:“妈妈,快来看呀!”“这是干什么?”我从女儿手中接过三个沉甸甸的圆柱形物体,女儿兴奋地告诉我:“妈妈,这是蘑菇种植包,浇浇水就能长蘑菇了!”

它们通体糙米色,包着透明的塑料膜。筷子般长度,小碗大的直径,中间是一个大拇指粗的圆洞,直通底部,洞口塞着一小块海绵。触感硬实而粗糙,表面布满了麦粒般的微小凸起。我不禁疑惑,真能长出蘑菇?女儿指着那些凸起说:“妈妈,这是菌种,是蘑菇的种子。”先生拿起水果刀,在蘑菇包上轻轻挑开一个小口,像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生机的大门。我们把蘑菇包放入玻璃花盆,用湿毛巾轻轻包裹住开口,仿佛为它们披上了一层温暖的纱衣。

第二天起来

富的李婶以为老大长期服侍躺在床上的老母亲不耐烦了,久病床前无孝子。闺女大祸啦!李婶忙奔向村西头,向老二报告此事。老二火冒三丈,他曾听说老娘病重,不想连累儿子……老二抄起铁锹欲与老大拼命。当他冲到老大家时,见老大正喂母亲吃早饭时,一下子傻了:“没有这样的事……”如今是网络时代,信息满天飞,我们要保持理智,千万别把误解当误解。

第二天起来

富的李婶以为老大长期服侍躺在床上的老母亲不耐烦了,久病床前无孝子。闺女大祸啦!李婶忙奔向村西头,向老二报告此事。老二火冒三丈,他曾听说老娘病重,不想连累儿子……老二抄起铁锹欲与老大拼命。当他冲到老大家时,见老大正喂母亲吃早饭时,一下子傻了:“没有这样的事……”如今是网络时代,信息满天飞,我们要保持理智,千万别把误解当误解。

活性的交流,促进

了文化的交流和统一。因此,五千年文明绵延,汉语居功甚伟。在维特根斯坦看来,一切思想的表达,都要付诸语言。换句话说,所有的思辨,本来是用语言进行的,语言的差异,也多少决定着文化的差异。即使同为拼音系统,欧洲大陆上的两大民族语言,法语被公认为奔放浪漫,其孕育了众多诗意文化,成为法国文化的重要特点,而德语的严谨,则是逻辑思考的强大工具,也是德国哲学大师层出不穷的原因。计算机诞生后,曾有人预言,鉴于计算机的语言系统,是基于拼音文字所设计,因此,庞大而烦琐的汉语体系,因为难以在计算机上应用,而面临被终结的命运。现在看来,那是狭隘的偏见了,也是文化认识的盲目。仔细想想,计算机的“0”和“1”的语言框架,非常接近